

No.7

2017/07

佛門網出版

門送出

手藝人
公作

僧徹法師 法音殊勝 源遠流長

鄭志康 東蓮覺苑如何照通古今・繼往開來？

白言寺 從佛教成為「世界宗教」說起



彌陀淨土思想 ② 修持方法講座系列

陳劍鏗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國立屏東大學中文系教授

日期：2017年9月5日至2018年8月21日，每隔星期二

時間：晚上七點至九點

西方淨土概論系列 ①

生命，是在前進，還是在消逝中？

黎國權先生

英國布萊頓理工大學機械工程系學士

日期：9月2日至11月25日，逢星期六（10月28日假期除外）

時間：晚上七點至九點

地址：香港元朗擊壤路17號順發樓三樓F-G室

電話：2476 7730

講座費用全免。電話、網上或郵寄報名皆可。

主辦

淨 薈

The Pure Land Assembly

www.purelandassembly.org



編者語

《一門超出》一歲了！自去年七月首次和讀者見面，不經不覺已歷一年，在此感激各位對佛門網的支持及厚愛。

今期刊登的兩篇主要文章，都與東蓮覺苑有關。相傳唐代法照大師依《無量壽經》創「五會念佛」之法，可惜現已失傳。近代觀本法師尋獲簡譜，重譜新曲，新聲「五會念佛」遂得以傳揚，曾經是香港各道場普遍應用的一種念佛法門。到底當中的歷史及因緣為何？且看東蓮覺苑苑長僧徹法師為我們詳盡道來。

月前，古物諮詢委員會建議將東蓮覺苑列為法定古蹟，確認寺院在香港的佛教地位及其歷史文化特色，實乃一大喜訊！我們特別訪問了僧徹法師及行政總監吳志軒博士，請兩位分享際此殊勝因緣，東蓮覺苑如何秉承佛陀慈悲和智慧精神，照通古今、繼往開來，為社會提供更多正能量。

上期格西阿旺洛卓法師談到七訣因果的第一步，是要認知一切眾

生曾經為母。接著下一步就是思惟眾生恩德萬千，如母有情，並生起願能離苦得樂的大悲心。格西更勉勵我們，大悲心的生起並非易事，人人都應該努力不懈的修行！

本期同時刊登新系列「全球視野下的佛教」。作者白言寺帶領大家回顧世界各地佛教復興和跨國發展的一些重要和有趣事件，並介紹對佛教影響深遠的高僧大德，你又豈能錯過？

請留意佛門網和常霖法師合作推出的「攝影禪」網站，最新一期「境隨心攝」攝影比賽已經開始！優勝者將與常霖法師共晉午餐，分享攝影創作及修行心得。機會難得！截止日期為7月30日，請大家踴躍參加及投票！詳細請往：<http://changlinshi.buddhistdoor.org/>「境隨心攝」攝影比賽／

常霖法師會為得獎作品提供禪意詞句，並製成桌布供公眾下載。我們特意將第一期的得獎作品在本期雜誌刊出，以饗讀者。

目錄



東蓮覺苑外貌
© 東蓮覺苑

04 香光念佛—五會新聲念佛法音 殊勝 源遠流長

文：僧徹法師（東蓮覺苑苑長）

15 欲入無為海，先乘般若船— 東蓮覺苑如何照通古今、繼往開來？

文：鄭志康

23 從佛教成為「世界宗教」說起— 全球視野下的佛教（一）

文：白言寺

「一門超出」由手藝人奚淞題寫

出版人：林國才

執行編輯：鄭志康

美術設計：Dechen Lodroe

攝影：Tim Liu

Maseedis Kay

Patrick Kwong

出版：佛門網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荃灣青山公路

九咪半發業里 8 號

(852) 2405 6328

enquiry@buddhistdoor.com

www.buddhistdoor.org

29 眾生恩德萬千如母有情 生起願能離苦得樂的大悲心

文：格西阿旺洛卓法師

36 Rebuilding a Contemporary Buddhist Monastery: Interview with Venerable Miaojiang

by : Guoying Stacy Zhang

40 來到與世隔絕的大浪村，品嚐 炳嫂的隱世素食私房菜！

文：說柏

44 放人一條生路

文：傳燈法師

《一門超出》顧問（按筆劃排名）：

衍空法師

陳劍鎧教授

海全法師

麥成輝先生

傳燈法師

惲福龍校長

僧徹法師

劉宇光教授

潘宗光教授

所有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本刊立場。《一門超出》受國際及地區版權法例保護，未經出版人書面許可，任何圖文不得全部或局部轉載，翻譯或重印。

© Buddhistdoor All Rights Reserved.

香光念佛—— 五會新聲念佛法音殊勝 源遠流長

文：僧徹法師（東蓮覺苑苑長）

一．說香光念佛

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光莊嚴。

——《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莊嚴」是指佛菩薩光明智慧的德性。「香光」是比喻，因香和光有薰染和顯發的作用，一心念佛，能薰染顯發佛的光明智慧。

修行人念佛憶佛，能獲如來藏功德，顯發自身德性，所以說香光莊嚴。

近代觀本法師（1868-1945）於上世紀二十年代依唐法照大師（747-821）的「五會念佛」，別創「五會新聲念佛譜」，組織「五會香光念佛團」，指導及帶領東蓮覺苑佛學社學生錄製留聲唱片，於港澳兩地大力推廣念佛

法門。影響所及，其中「七音念佛」至今仍為港台兩地的道場普遍採用。

二．淨土宗與五會念佛

淨土宗念佛法門

淨土宗，簡稱淨宗，是以「往生阿彌陀佛極樂淨土」為目標的宗派。因東晉慧遠大師（334-416）在廬山東林寺建立蓮社，提倡往生淨土，又稱蓮宗。唐代善導大師（613-681），主張彌陀淨土為報土，只要一心專念「南無阿彌陀佛」，就能往生彌陀淨土，因而樹立一宗的教法，淨土宗得以進一步弘揚。

淨土宗不強調艱苦的修行和複雜的理論，一以念佛為主。在眾多念佛法門中，又以「持名念佛」最為普遍。所謂「三根普被，利鈍全收」，因而深入民間，影響最大。所謂「憶佛念佛」，是

指念佛要「口念心持」，不但口念阿彌陀佛的名號，還要繫念思惟如來清淨的體性。淨念相繼，心不顛倒，自能與阿彌陀佛的西方淨土相應，顯現香光莊嚴的境界。

六字洪名「南無阿彌陀佛」中，「南無」是恭敬詞，有禮敬、信受、皈依的意思；「阿彌陀佛」是「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曾發願要救度所有眾生；「阿彌陀」即無量光、無量壽，是智慧福德無量的意思。眾生煩惱欲重，一心稱念阿彌陀佛名號，可以藉著佛的智慧福德，悲願加持，才能斷除貪嗔痴三毒，長養及穩定善心，得現生安穩自在；至臨命終時，乘佛大願，得阿彌陀佛接引，往生極樂。

五會念佛源流

「五會念佛」是一種和聲協律的念佛法門，為唐代法照大師所創，又叫「五會真聲」。

相傳法照大師於南嶽彌陀臺修九十日般舟念佛三昧時，於定中到西方極樂淨土，聞佛、菩薩眾、水鳥、樹林皆唱「五會念佛」。大師出定後，遂依《無量壽經》「清風時發，（寶樹）出五音聲，微妙宮商，自然相和」，

定五會念佛之法。由於大師的弘揚，一時長安至山西五會念佛音聲不斷。唐代宗更奉為國師，請入禁中教宮人念佛。

據觀本法師的考證，「五會念佛」的源頭實肇始於曇鸞大師（476-542）和善導大師（613-681）。法師在《香光閣隨筆》第三集〈五會念佛師承記〉指出：

然（五會念佛）其動機，不始於法照四祖，而始於善導二祖。蓮宗寶鑑，稱善導至長安，聞循漉水聲，曰可教念佛。遂立五會教，廣行勸化，三年後滿長安城皆念佛云。……

又不止於善導，而實始於曇鸞大師。鸞師彌陀讚偈曰：清風時時吹寶樹，出五音聲宮商和，微妙雅曲自然成，故我頂禮清淨薰。是則和聲念佛之法，其來源亦甚遠也。

由此可知，「五會念佛」的念佛法門，來源甚遠。

五會念佛特色

「五會念佛」是指眾人會集一處，以五種不同速度和節奏的音聲，由慢而快的和聲念佛。法照大師在《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以下簡稱《法事儀讚》）

有這樣的說明：

五者會是數，會者集會，彼五種音聲，從緩至急，唯念佛法僧，更無雜念。……第一會，平聲緩念南無阿彌陀佛；第二會，平上聲緩念南無阿彌陀佛；第三會，非緩非急念南無阿彌陀佛；第四會，漸急念南無阿彌陀佛；第五會，四字轉急念阿彌陀佛。

至於「五會念佛」的特色及作用，法照大師又有偈讚云：

第一會時除亂意，
第二高聲遍有緣，
第三響揚能哀雅，
第四和鳴真可憐，
第五震動天魔散，
能令念者入深禪。

總的而言，五會的內容、節奏及作用。（參見表一）

至於每會念佛句數的多少，則無一定限制，視乎香炷的長短，或由掌板的人斟酌決定。

三. 觀本法師與五會新聲念佛



觀本法師 (1868-1945)
© 東蓮覺苑

● 表一

會 數	佛 號	節 奏	作 用
第一會	南無阿彌陀佛	平聲緩念	去除亂意 平靜心境
第二會	南無阿彌陀佛	平上聲緩念	聲遍有緣 十方可聽
第三會	南無阿彌陀佛	非緩非急念	懇切雅正 求生淨土
第四會	南無阿彌陀佛	漸急念	音聲和諧 令人愛樂
第五會	阿彌陀佛	四字轉急念	祛除妄念 清淨專一

少年早慧 中舉辦學

觀本法師，俗家姓張，名壽波，號玉濤，廣東中山人。穎悟異常，在鄉里中有神童之譽。二十四歲鄉試中舉。於澳門創設原生學堂，以教學認真，藏書豐富稱著。

參與維新 修學日本

中日甲午之戰，中國敗北，割地賠款，法師義憤填胸，參加維新。維新失敗，東渡日本，入橫濱大學就讀，畢業後回國經商。1904年再赴東京帝國大學攻政治經濟學，回國後於漢口商會任職。1912年到大阪一化學工廠研究工業及學製草帽。學成回國，於上海開設草帽工廠。後因時局多變，工廠被毀，有感世事無常，發心學佛。

皈依受戒 專修淨業

1914年奉粵漢鐵路局委派，駐滬辦事。期間於上海玉佛寺皈依冶開長老，法名觀本。1915年舉家遷居澳門。1916年受持五戒後，到中山縣出任香山恭都學校校長，讀經不懈。

1919年受菩薩戒，不久辭去教職，專修淨業，更捨澳門住宅，改為無量壽功德林，為女眾共修道場。又於香港創設念佛社，與社友同修淨土法門。

志心出家 普廣念佛

1930年生母棄養，遂於澳門依朝林老和尚祝髮出家，法號明一。時年六十三歲。1933年於福州鼓山湧泉寺依虛雲老和尚受具足戒。圓戒後獲委任湧泉寺監院。翌年因朝林老和尚圓寂，回澳門繼任功德林法席，在功德林設佛學院，自任主講，同時兼任當時位於香港堅道的香港佛學會主講及五會念佛教授。

烽火連天 奔走弘法

日本侵華，法師奔走廣州與香港之間，以募集經費，支援南華寺。期間於沙田普靈洞講經。日軍投降，廣東省佛教會迎返廣州，駐錫菩提精舍。中國佛教會聘為指導，統整廣東佛教。

壽緣已盡 安詳捨報

1945 年年初，於菩提精舍示寂，世壽七十八，僧臘十八，戒臘十六夏。著有《人生與極樂》、《五會新聲念佛譜》、《香光閣隨筆》等。

別創五會新聲念佛

法照大師的五會念佛，因年代湮遠，且經唐武宗「會昌法難」，失傳已久。觀本法師專修淨土法門，於日本偶讀敦煌遺卷，知有五會念佛之法，追本尋源，「瀝十餘年之心血，經不計次數改良，受不計次數之阻力」，結果別創「五會新聲念佛」（見表二），於 1931 年出版《五會新聲念佛譜》。

● 表二：五會新聲念佛分會特色

會 數	音 聲	節 奏	句 數
第一會	南無阿彌陀佛，六字二音	引聲緩念	多少隨意
第二會	南無阿彌陀佛，六字七音	非緩非急念	
第三會	阿彌陀佛，四字七音	次第漸急念	
第四會	阿彌陀佛，四字二十音	快板分班輪流念	
第五會	阿彌陀佛，四字一句	收板引聲長念	只限一句



《五會新聲念佛譜》書影

© 東蓮覺苑

「五會新聲念佛譜」最初只有「學校式樂譜」和「時式字譜」。續後幾經修訂，又新增了「五線譜」。三個念佛譜的作用如下：

1. 學校式樂譜（簡譜）

依學校音樂科簡譜寫成，便利佛教學堂教學之用，讓教師可以風琴伴奏，學生以念佛代唱歌。

法師鼓勵大眾共修，持名念佛，先齊聲協律，再整肅威儀，最後達至身心誠敬，念念一心，一心不亂。〈考略〉內有這樣的說明：

今將五會佛，變化成新聲，
列作中西譜，通俗為課程。
約法定三章，句法分四六，
第一聲莊嚴，協律為正鵠。
第二相莊嚴，威儀先整肅。
第三內莊嚴，身心貴誠篤。

法照大師的「五會念佛」，第一至四會都是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只有第五會是「阿彌陀佛」四字。法師考據《淨土三經》的經文內容及參考古德的說法，並根據自己的經驗，在〈考略〉內有這樣的結論：

惟念四字，出自本經，……是修淨業者，尤當以專念四字佛，為持誦之正軌矣。吾今於五會念佛，於實驗上，更覺四字洪名，宜多持之必要，一者六字緩念，聲長耗氣，……若改四字，轉成綿密，雖久念不費力……。

幾經研究改良，法師除將第三及第四會改念四字佛號外，節奏也由引聲緩念、非緩非急念、次第漸急念、快板分班輪流念，到長引四字佛號一聲收板，旨在



〈八葉蓮萼觀想圖〉（1929），「蓮心入觀寶華臺，十智同真養聖胎。欲透箇中真消息，飽參一葉一如來」，為觀本法師的題記。

© 東蓮覺苑

要利便大眾共修，達至聲情身心各方面均能相應的果效。

觀蓮制心 與念佛記數

為求念佛攝心，一心不亂，觀本法師創「觀蓮制心」法，教蓮友念佛記數，以別於一般的數息或數珠的念佛方法。

法師請得書畫名家鮑少游（1892-1985）於1929年繪畫〈八葉蓮萼觀想圖〉，並大量印製，派予蓮友作念佛記數之用。圖中蓮花八瓣，加蓮蕊和蓮莖成十瓣，十瓣為一朵。念佛記數，可點記在觀想圖上，每支香作小結。記數方法如下：

第一會，六字兩音。
 兩句一轉（一瓣），十轉一蓮。
 第二會，六字七音。
 七句一轉（一瓣），十轉一蓮。
 第三會，四字七音。
 七句一轉（一瓣），十轉一蓮。
 第四會，四字二十音。
 二十句一轉（一瓣），十轉一蓮。

蓮友按每一支香、每會念佛號的多少，各自記下蓮瓣數目。合四會念佛號數目及起止兩句，然後總計念佛數目。以準確者為勝。

法師在〈念佛法普說〉曾說：

觀到熟，念到純，能守意，能合群，能養性，能反聞。
 打佛七，總要勤，歡喜地，破魔軍，到一心，成正因。

法師認為依循這種念佛方法，可讓訓練蓮友的專注，久而久之，就可以捐除雜念，達到薰修的效益。

四．五會念佛香光團與五會念佛留聲機片

五會念佛香光團

觀本法師畢生致力普廣五會念佛法門，先後於廣州、澳門，

以及香港各處，親自教授五會念佛，組織及成立念佛社團。竺摩法師（1913-2002）於《香光閣隨筆》的序中，提到觀本法師在香港教授五會念佛的情況：

「設立念佛社於灣仔，提倡五會念佛，東蓮覺苑等佛團社友，皆曾熟習之。時民國廿八年，予避兵香江，每經山光道上，即遠聞東苑師生七音念佛之聲，悠揚自然，沁入肺腑，其感人之深，流傳之廣，功德不可思議矣。」

為鼓勵大眾切實修行五會念佛法門，法師成立「五會念佛香光團」，並於1938年製訂〈五會念佛香光團簡章〉，條列宗旨、組織、團員資格、守則及福利等，詳見《香光閣隨筆》。

暫記紙片格式（第△支香）				
總計佛號 炮百	四 十 音 字	七 四 音 字	七 六 音 字	六 音 字
	三	三	一	二
			又	川
2 46 98 210 600 956	600	210	98	46
止補 2入 句起	△	△	△	△
				題名

念佛記數紙及計算方法示例

© 東蓮覺苑

其中清楚說明團員除要敦品勵行外，須具備以下五種資格：

- 1 熟習五會音聲，能隨班念佛，且節拍聲線諧合。
- 2 能以心算代數珠，觀八葉華，準備而有把握。
- 3 出班繞佛經行，步伐整齊，與節拍相應不亂。
- 4 入壇出壇，威儀有序，禮拜唱誦，熟習齊一。
- 5 念佛考試合格，已皈依三寶者為正團員，未皈依者為準團員。

五會念佛留聲機片

觀本法師進一步普廣弘揚五會念佛，決意灌錄佛號，製作留聲機唱片，以垂永久。於是挑選並指導寶覺佛學社學生十二人，灌錄唱片。「自發明五會念佛一法，曾於民國二十九年採製入留聲機片，以期普及民間，以助念者之需求，當時選擇諧協之歌喉，熟練拍子之齊一，復向英美訂製，籌金價匪律之本錢，竭蹶張羅，方始成集；又值世界風雲，交通阻塞，提心吊膽，卒製成五百套，每套三片，共一千五百片。」（《香光閣隨筆》第四集〈五會念佛考略〉）



1937 年「五會念佛香光團聯歡大會」，觀本法師（第三行，左七）與團員合照於黃大仙覺蔭園。

© 東蓮覺苑



五會新聲念佛留聲片
1940 年留聲唱片面世流通，一套三張，
市值港幣伍元正。
© 東蓮覺苑



在法師的擘劃下，留聲唱片最終於 1940 年面世。於是五會念佛之法，深入人心，影響深遠。當時修五會念佛的，澳門的有無量壽功德林，香港的有香港佛學社、般若精舍及東蓮覺苑，廣州的有陶輪學社等。後來法師的入室弟子莫正熹（1899-1986）又將五會念佛之法帶到台灣。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法振法師曾請教莫正熹五會念佛之法，並得到當時圓光佛學院院長如悟法師大力支持及推動，由佛學院學僧

合念，製成錄音帶。其中有依當年原版，也有新撰補入的。

五、東蓮覺苑與香光念佛

觀本老法師以宗教的熱誠及學者的態度，以考證及研究的精神，苦心孤詣，竭力追本尋源，繼承傳統，又適切時代的需要，創念佛譜，再發為文字，錄制音聲，廣傳「五會念佛」的法門。法師胸懷遠志，令人仰止敬服。五會法音殊勝，且源遠流長。為

賡續老法師以清淨梵唱普度眾生的悲願，並普廣念佛法門，以香光莊嚴人心世界，東蓮覺苑於是規模「五會新聲念佛」，重新灌錄光碟，又於 2016 年與進念·二十面體合作，以多媒體舞台形式，向大眾介紹「五會新聲念佛」。系列活動以「香光念佛」命名，既取意《圓通章》的「香光莊嚴」，更為揖敬觀本老法師大德清芬，藉此祝福香江大眾身心自在，和樂吉祥。■



五會新聲念佛譜抽印本

觀本法師於東蓮覺苑教授五會新聲念佛，十二位學生曾隨法師到錄音室灌錄留聲唱片。

© 東蓮覺苑

欲入無為海，先乘般若船—— 東蓮覺苑如何照通古今、繼往開來？

文：鄺志康

有說「欲入無為海，先乘般若船。」一般寺院多設在郊外，遠離繁囂市區，東蓮覺苑卻座落港島，頗有在鬧市中修靜安心之意。立於紅牆黃瓦之下，可以清晰感受到佛法在香港鋪設開來的那道殊勝軌跡——從創辦人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居士（原名張靜蓉）女子辦學的育才抱負、日治時期的動盪經歷，到今天和藝術團體攜手創作多媒體音聲佛事演

出，八十二年來的歷史，殊不簡單！

跟其他大型寺廟相較，東蓮覺苑因受地域局限，也許未予人廣闊的空間感：踏入正門，面前即見韋馱殿；拾級而上，便來到大雄寶殿，殿中設七層藥師佛塔，左右兩側分別是一鐘一鼓，象徵鐘樓、鼓樓。走過大殿佛龕，則是新近修建的藥師殿。如



© 東蓮覺苑



苑長僧徹法師
© 東蓮覺苑

此一環緊扣一環，密不可分，卻無絲毫壓迫之感，自有一番平實風味，與寺院素來沉潛的格調配合得恰到好處。這座沿著山勢斜坡建於跑馬地山光道上的寺院，整體外貌呈船型，寄寓求法者若要前往彼岸，需先作好逆流而上的準備。東蓮覺苑秉承佛陀慈悲和智慧精神，以佛法明燈，為世間洞照幽暗，光遍法界，照通古今，真真好一艘引領迷苦眾生度越此際生死海之船筏！月前古物古蹟辦事處（下稱古蹟辦）向古物諮詢委員會（下稱古諮委）建議，將東蓮覺苑列為法定古蹟，實乃香港佛門一大喜訊！

保育須群策群力，上下一心

現任苑長僧徹法師表示，將東蓮覺苑定為古蹟，其殊勝處不只在於建築物本身擁有悠久歷史，而是她與香港佛教的發展並肩同行，見證許多重要時刻。

「實在很難得。感恩三寶，讓我得以服務東蓮覺苑，並參與其中。」行政總監吳志軒博士歡迎古蹟辦的建議，認為這是展開了令人振奮的新一頁。「今天政府肯定、認同寺院在香港的佛教地位及其歷史文化特色，對苑方上下來說，無疑是一種激勵，也是我們常說『因緣成熟』的最佳彰顯。」

如兩位所言，苑方一直關注保育工作，2009年古諮委將東蓮覺苑評為一級歷史建築，對有關的策劃和研究亦持續不斷。日後正式成為法定古蹟後，政府會就維修及保育活化等方面提供支持。僧徹法師相信，無論是否佛教徒，東蓮覺苑的大門永遠都會為公眾打開。「這裏不只是一個宗教場所。我們固然要管理法務，但也不會忽略社會普羅大眾的需要。」他預計，日後海內外對寺院的參訪訴求會陸續增多，雖然他們不時都會接待外國

訪客，安排中外僧團交流參拜，但如何同時照顧來自不同國家、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眾，將會是另一個寶貴的學習機會。

除了寺院建築外，東蓮覺苑還收藏有不少極具歷史價值的文獻及文物，特別是何東、康有為、黎元洪、張學良等人所題的橫匾和對聯。保育工作牽涉多方資源，更要聚集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群策群力，實在任重而道遠，吳博士指軟、硬件都需要苑方兼顧，努力整理出一套全方位

藥師殿內部
© 東蓮覺苑





的保育政策，彰顯寺院對文化傳承的重視。「這些文物訴說著不同故事，它們照通古今，既讓我們得以追溯源流，也啟發大家對將來的思考。」

繼往開來 識古通今

鑑於苑內藏有的文獻數量龐大、種類繁多，因此苑方特別設立檔案室，另聘專人負責整理、編纂及歸檔。這項龐大的工程，絕非一朝一夕便能完成；然而長遠而言，此舉定必大大增加外間

對東蓮覺苑的認識。事實上，坊間雖偶有一二書冊或文章談及寺院的歷史，但乃有多處未能盡述，僅點到即止而已。有見及此，僧徹法師指苑方正籌備撰寫一本東蓮覺苑的書冊，以活潑的手法勾勒出八十年來的各項重大事件，並緊扣香港佛教的發展歷程。「例如我們會探討張蓮覺居士發心興建道場的因緣。在這之前她為何興辦女子教育？我們應如何理解她的育才抱負？」苑長覺得回答這些問題並非單純為史料研究服務，「東蓮覺苑的座右



銘是『新知識，舊行持』。佛教著重救苦、滅苦，達至轉苦為樂來發展新時代的佛教事業，只有抱持這種精神，方能弘揚佛教的精神，在宗教信仰、教育、社區服務上有所發揮。」

法師又轉述現年八十多歲的比丘尼清文法師所言，日治時期，東蓮覺苑積極參與救濟行動，包括派發糧食，更開放大殿上的迴廊供無家可歸的民眾暫避。當時的苑長林楞真居士曾留學日本，能操流利日語，她為保存寺廟完整而獻出不容忽視的巨大力量，至今仍教人讚歎不絕。佛聯會創立初期，亦曾借用東蓮覺苑充當會址。完整的歷史紀錄，固然有待後人梳理；毋庸置疑的是，東蓮覺苑在戰亂期間屹立不倒，更有份見證如此重大事件，足見其殊勝因緣。

張蓮覺居士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創辦寶覺第一義學，擔任校長。何東爵士打算向政府申請撥地辦學，卻未獲批准。後來張蓮覺居士獲何東爵士贈予十萬元，遂決定用作興學弘法，購入山光道地皮，籌建苑舍。落成後苑舍取名東蓮覺苑，乃合何東爵士伉儷二人之名，義學也同時遷入東蓮覺苑。「早在東蓮覺苑成立之前，教育已是蓮覺居士的畢生事



通往大雄寶殿的階梯
© 東蓮覺苑

業，所以某程度上我們早已開展社會服務。」僧徹法師坦言，有人會不免拿其他佛教組織來比較，說怎麼東蓮覺苑在某些方面走得慢了一點。他的看法是，每間寺院的營運走向，除了視乎資源，也要講求眾緣和合。東蓮覺苑無意與他人爭先，而是要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中道，既吻合佛教平等的理念，又能體現分工合作的思維。「所謂繼往開來，我

們一定會參考過往的傳統及特色，在這之上發揮平等博愛的精神。」誠如吳博士補充，過去幾年東蓮覺苑一直致力於不同的新嘗試，例如和佛教網絡媒體合作，參與多媒體音聲佛事演出，希望從中帶出寺院的內涵和精髓，貢獻佛教界及社區大眾。

社會急速發展，大眾的價值觀及審美尺度也千差萬別。同樣



僧徹法師於大雄寶殿內主持法會
© 東蓮覺苑



© 東蓮覺苑

的事物，兩代之間對其觀感可能截然不同。有的認為保育活化自然要加入嶄新元素，有的則相信原汁原味保存昔日風貌才對。僧徹法師提出東蓮覺苑的首要考慮還是呈現物件的經歷；以苑內的書畫為例，每一幅背後都有一個故事，若將之全面翻新及修復，會否影響物件所留下的珍貴歷史痕跡？這一點他相信還有待大家參與討論。他也強調發心的重要性——隨順因緣，懷著感恩的心，不強求要做到一百零一分。

「我相信無論對寺院還是政府來說，這次都是一個難得的學習機緣。人和社會無法單純割裂開來；站在佛教的角度，任何事情若能匯聚十方力量，成就的機會自然相應提高。」他最後總結，佛教興旺與否，跟時代的發展步伐息息相關，作為苑長，能際此關鍵時刻，帶領東蓮覺苑為社會提供更多正能量，照通古今、繼往開來，實在深感榮幸。■

參考資料：

東蓮覺苑（2016）。慈雲覆幬——東蓮覺苑相片集。香港：東蓮覺苑

鄭宏泰，黃紹倫（2016）。山光道上的足跡——東蓮覺苑八十年。香港：三聯書店

從佛教成為「世界宗教」說起 ——全球視野下的佛教（一）

文：白言寺

自十九世紀以來，亞洲各地開展佛教復興運動，佛教亦開始被引進西方和世界各地，被公認為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之一。在眾多佛教改革者努力下，佛教在全球各地展現不同的面貌。此系列將回顧世界各地佛教復興和跨國發展的一些重要和有趣事件，並介紹當中一些曾發揮巨大影響力的高僧大德，以饗華文世界的讀者。

從佛教成為「世界宗教」說起

佛教早期的傳播活動經已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跨國化（transnationality）的產物。例如公元前三世紀，印度阿育王（Aśoka）向西擴張版圖時，將佛教帶至希臘、佛教經絲路被引入中國等，令佛教成為世界性宗教。不過，有趣的是，直至十九世紀末，佛教才在西方世界被公認為其中一個「世界宗教」。其

中原因是現代世界一直在修訂宗教的定義。「宗教」（religion）這概念其實是現代世界的歷史產物；據美國人類學家 Talal Asad 分析，在歐洲啟蒙運動時期，開始出現排拒教會和教士對社會組織、經濟、價值觀和公共生活的控制和影響，因此社會的地理空間和社會生活開始區分「宗教」和「世俗」（secularism）。

佛教代表參與第一次世界宗教議會

有關世界宗教的歷史事件，不可不提及第一次世界宗教議會（Parliament of world religions），它於 1893 年在美國的芝加哥的密芝根湖旁邊舉行，約有五千人出席。這是首次東方和西方靈性傳統的正式相遇，它的重要歷史意義就是肯定了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傳統。亞洲各國多個宗教代表均有派代表參與出席，包括印度僧侶 Swami



Vivekananda，日本僧人釋宗演（Soyen Shaku），斯里蘭卡佛教代表護法法師（Anagārika Dhammapāla）等。有趣的是，有十九位女性在是次會議中發言；在絕大部份女性都沒有上學上班機會的十九世紀末，也算是史無前例的壯舉。

「世界宗教」抑或「全球宗教」？

自十八世紀歐洲國家大規模殖民亞洲國家開始，西歐人士才開始認知亞洲宗教多樣性的文化模式，並以基督教

（Christianity）為中心嘗試作出比較。在十九和二十世紀時期，「世界宗教」的概念就在這時出現。例如從 1883 年出版的一幅世界地圖中（見 Dobbins 一書），就分辨了不同宗教的地理位置，包括印度教（Hinduism），佛教（Buddhism）和伊斯蘭教（當時被稱為 Mohammadanism）等。

不過，當時有不少使用「世界宗教」這概念的人都認為世界上的宗教習俗和信仰均具有永恆不變的宗教性質（religiosity），



© Patrick Kwong

像基督教一樣。他們也假設所有宗教信徒都有類似的信仰和儀式。當然到了二十世紀末，所有這些假設都被提出質疑。事實上，對於當時大部份只是熟悉一神論（monotheism）的歐美人士而言，要理解複雜多樣的亞洲宗教是一件非常頭痛的事情。例如，印度本土的宗教文化和儀式非常多樣化，既不存在統一教義，亦不存在一個如天主教教庭的「印度教會」，甚至直至十九世紀，西方人才以印度教（Hinduism）統稱此國土內的主流宗教活動。另一例子就是中國，早期的西方學者都以中國宗教（Chinese religions）這概念來統稱儒釋道三家思想以及其相關活動；不過，除此之外還有數不清的中國民間宗教活動，而究竟儒家是否被歸類為宗教，至目前為止，仍未有定論，有某些介紹世界宗教的教科書會將儒家包括在內。

此外，「世界宗教」這概念的背後也反映了十九世紀歐洲殖民亞洲時期的西方傳教士無可避免的優越感，先入為主地認為所有其他宗教都比基督宗教低劣或原始落後。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了解世界各地宗教傳統經已是不少大學的選修科目之一，大部份學者均以「全球宗教」

（global religion）取代「世界宗教」這概念——前者的研究取向強調理解文化差異和宗教背後的獨特傳統，以否定「世界各個宗教都是一樣」的假設。

第一期「境隨心攝」攝影比賽最佳作品



自始人性即自在，何需執著放不開；
枝葉落地終有時，頓悟無常觀自在。

攝影：攝影思

 佛門網
buddhistdoor

鮑治隨朝露
馨香逐晚風
何須待零落
然後始知空

眾生恩德萬千如母有情 生起願能離苦得樂的大悲心

文：格西阿旺洛卓法師

上期談到七訣因果的第一步，是要認知一切眾生曾經為母。接著第二步是憶恩：憶念母親的恩德。

思惟報恩 甚為善哉

首先應該對此生的母親憶念其恩德，憶念她不僅僅此世為母，在無始的輪迴中，她曾經為母無數次。為母之時，最初胎中十月，深怕傷及胎兒，不敢緊繫腰帶；哪怕自己深受饑渴之苦，卻擔憂胎中孩兒，不敢足飲飽食；行走坐臥唯恐傷及胎兒，寧願自己吃苦受累，一心維護著腹中胎兒。這暇滿的人身，最初於胎中即有著母愛無比的恩德。同樣剛剛出生的嬰兒，柔弱嬌嫩，無法忍受任何外來的影響，如果沒有母親的呵護，哪怕是一只老鼠的侵害，亦不能自衛；雖然是渾身骯髒的嬰兒，母親卻猶如窮人獲寶一般的歡喜無比，以慈愛之心給予清洗。又生怕傷及子女

嫩弱之體，遂置以柔軟衣物；擔心孩子受寒，晝夜用自己的體溫予以溫暖；唯恐他們饑渴，時時喂以母乳。即便是骯髒的鼻涕，可以用手擦掉，但生怕弄疼幼兒，於是直接用嘴吸去。睡夢中亦牽掛著嬰兒的安危，難有安穩的睡眠。視之則是慈愛萬般的眼光，呼之亦是慈愛千重的心愛之名。從牙牙學語到長大成人，其間傾注了母親多少心血與恩愛？若兒生病受痛苦，尚比自己生病還憂心難過；若兒有甚麼圓滿的成就，尚比自己獲得甚麼成功還要欣慰。給予無私的恩愛，卻無怨無悔！思惟如此種種恩德，緣此生的大恩母親修得穩固的憶恩之心，便可轉向自己的父親等其他有親緣之人，再轉向中間性的非親非故的人，再逐漸轉向與自己有怨恨的人，修行曾經為母的憶恩，最終求得緣一切眾生而生起穩固的憶恩。

以上介紹了憶恩，接下來

就是思惟報恩。通過憶恩的部分，我們應該認識到如母有情的大恩。既然明知有此大恩，若不思報恩，那將是極其卑劣的行為。就世俗上的觀念而言，若有人在自己窮困潦倒的時候，給予衣食上的幫助，得以渡過艱難，他日若有機會定當思報，不然則以為恥！即便是一隻狗，亦對餵養自己的主人，不負恩澤。作為一個大乘修行者，應該以知恥知愧為本性，更當盡力圖報。我等與佛陀，同受恩於眾生的；然而，佛陀歷經艱辛，修行報恩，最終成就究竟的果位；我等則不思報恩，反而竭力於為害眾生的行為，因此直至今日，還沉沒於痛苦的輪迴之中。其中的差別，

由此可知。所以應該隨順善良知恥的行為，定當知恩圖報。譬如：自己的大恩母親如果雙眼無恙，自然可以自行往來；倘若有天她雙目失明，亦無人帶路，並且處於神經失常的狀態，更走在極其危險的懸崖邊緣，此時此刻的老母，唯一可以求助的除自己的兒子之外，還有誰呢？作為她的兒子，眼見母親如此危險，豈能視若無睹而心安理得？同樣的道理，無始以來的輪迴中，對自己恩德萬千的如母有情，沒有明辨善惡的慧眼，遠離增上生（人與天人的身位）與決定勝（解脫與一切遍智）之道，沒有善知識的引導，深受煩惱心魔的侵害而無力自主，猶如瘋癲之人；時時



刻刻，惡行的慾念熾烈，不能克制，不僅僅行於輪迴苦海的危險之境，更是處於墮入惡趣的懸崖邊上。眼見如此，若置之不理，豈不愧之已矣？

我等今日因緣具備，能夠遇上善知識，修學大乘佛法，尚略知取捨。相對而言，甚為善哉！因此應該思惟救渡有情，報恩如母眾生的時機就在當下，是該負起此任。然而，僅僅利益於有漏的快樂（受煩惱等污染的暫時性快樂），有可能是利小弊大的危害。芸芸眾生，自然都在追求完美，依靠自己所知所能的努力，亦能獲得輪迴中的有漏快樂。這不過是欺誑性的快樂而已，終究不知究竟的利與害，不懂得獲利除害的方法。我等今日稍知諸煩惱之過患與清淨諦的功德，所以，並非暫時性的欺騙，亦非戲謔孩童般的玩笑；而是決定性的思惟，要以究竟的利益來報恩。譬如：面對瘋癲的母親，即使是她拿刀來砍自己，作為兒子，不會對她瞋怒，而是想著要如何救治好母親的病。所以對無論是親、敵的一切眾生，應該思惟修行如是報恩。

以上我們介紹了知母、憶恩、報恩，修行思惟這三個部分很重要，只有修好這三部分，接

下來的第四悅意慈才能任運修成。所謂悅意慈，就是緣一切眾生，生起慈母對愛子悅意慈愛般的心。為了易於入手，悅意慈亦應該首先緣親情好友，再緣非親非敵之人，然後緣怨敵之人。對這三類人都能夠生起悅意慈愛的心，那麼對於一切眾生生起悅意的慈心，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思惟的過程中，應該要思忖報恩於眾生，莫過於能使眾生獲得快樂與消除痛苦。芸芸眾生在輪迴的激流中，沒有一絲真正的快樂。三惡趣中的痛苦，自然不必多言；就算投生於三善趣的生靈，別說無漏的快樂，就他們自認為是快樂的事情，亦不過是朝陽下的露水，要麼瞬間就轉變為痛苦，要麼成為痛苦的源頭！而能夠修真正快樂因素的人，則是少之又少。別說尋求解脫之道，就連為了能夠獲得增上生（人與天人的果位）而修行一份善業的人，亦是寥寥無幾，難見幾人啊！因此，應該對一切如母有情，憶念他們能夠得到安樂或安樂的因；或願望他們得到安樂或安樂的因；或令他們獲得安樂或安樂的因，那該是多好呀！就像慈母是多麼的希望自己的愛子能夠得到安樂一般，悅意慈就是緣一切如母有情生起願他們得到安樂的心態。譬如：一切眾生能



以正當的途徑豐衣足食，那該多好呀！願眾生能夠獲得暇滿的人身，那該多好啊！能讓眾生都追隨大乘善知識，那該多好呀！偶爾如此思惟，亦非常難得！更何況真正的悅意慈，由以上的修行而任運自如的生起，其利益勝過用無數極其珍貴的供品來供養諸佛菩薩的功德，是不可思議的功德！因此，我們大家都應該努力修行。

以上講述了不少，草草瀏覽一遍，就以為……哦！原來如此，我懂了，合上本刊就行了。如同學術研究者研究佛法，自認為很懂佛教教義，但不會去實際修行。這樣對自己修行佛法沒有實際意義，佛法並非懂得就可以了，而是需要把懂了的法予以實踐修行，以此改變自己愚昧無知的心，那才是真正學佛的目的。

任運自如 生起大悲心

悅意慈的修行之後就是修行大悲心，一般我們都會說慈悲心，但其實慈心與悲心應該分開來講，因為二者的心相不同。慈心是願眾生得樂的心態，悲心則是願眾生離苦的心態。所謂大悲心，就像母親面對生病的愛子，不由自主的生起願愛子早日康復、遠離病痛的折磨的心態。面



對芸芸眾生，能夠任運自如的生起願望眾生遠離痛苦的心態；或眾生能夠遠離痛苦那該多好的啊！又或能令眾生遠離痛苦，那該多好的心態。願眾生離苦的大悲心，並不是偶爾性的或是口頭上的大悲心，不能以為偶爾的生起願眾生離苦的心態，就是生起大悲心了，一般往往會有這樣的誤解。

大悲心需要思惟如母眾生的種種痛苦，而生起不由自主願眾生離苦的心態，是無時無刻的一個穩定狀態。偶爾發發願，或是見到可憐的生靈遭受傷害，而生起憐憫心等等，這些雖然都是善業，但還不是真正的大悲心。眾生的痛苦，包含在苦苦、壞苦、遍行苦三苦之中。細細思惟，六道輪迴中的生靈，地獄、餓鬼、阿修羅、天界的種種痛苦（可以參閱《菩提道次第廣論》，這裏暫且不論），那是我們無法感受的！畜生道與人類的痛苦則是我們眼見身受的痛苦，就我們身邊的豬羊來講吧，大家都很熟悉啦！人類養飼牠們的目的就是要享用牠們的肉。當屠夫拿著利刀準備宰殺的時候，可憐的豬羊，手腳被捆綁著，無法抗拒，無法逃避。雖然痛苦萬般，卻連一聲哀嚎慘叫也不能，因為嘴已經被繩索緊緊的綑綁；心裏充滿著恐

懼，卻無人解救；眼流哀憐的淚水，卻換不到屠夫放下屠刀。這一切的痛苦，都是因為前世作的業，今生今世得到果報。

回頭思惟我們人類生老病死的痛苦，如影隨行，自然不必說，誰也無法逃避！就算我們生在佛法盛行的地方，也許認為自己快樂幸福，然而生命就像冬天的太陽那樣短暫，忽然消失！在這短暫的人生中，沒有任何善行作為，卻由於貪嗔痴的左右，偏偏造作種種惡業，還自以為了不起，殊不知那是直奔地獄的大門。就當今世界的狀況來說吧，多少位高權重的人物，本來可以成就諸多利益人類乃至眾生的事業，卻因貪嗔痴的擺佈，或圖個人名利或為親友的恩仇等等。各自的口號喊得似乎都很有正義感，不惜發動戰爭，生靈塗炭，為害人類。實際上卻是自己為自己造作痛苦的根源，因為業和因果沒有絲毫的欺誑性。

因此，思惟眾生的種種痛苦與痛苦的因，發起願眾生離苦的大悲心是非常重要的。無論是不是佛教徒亦沒有關係，如果這個世界發起慈心悲心的人多一些，那怕只是普遍性的慈心或悲心，那麼這個世界將會安寧許多。然而，對於一個大乘修行者來講，

這裏所說的大悲心之關鍵性，就更不用說了！古印度那爛陀著名的佛學家——中觀派大論師月稱，在其著作《入中論》的開篇禮讚中，就是以種子、水、肥料、果實成熟的比喻方式來禮讚大悲心，說明大悲心的重要性。最初發起大悲心的人，就已經決定了他將屬於大乘種性的修行者，也就是為菩提心的生起埋下了種子。在沒有達到究竟果位期間，反覆的串習修行大悲心，能夠增上菩提心，猶如水的灌溉與肥料的助緣，使青苗成長。達到究竟果位之時，大悲心將助緣廣利眾生的事業，猶如果實的成熟。雖然大悲心的生起並非易事，但是也應該努力修行，願大家能夠不懈的努力！■

Rebuilding a Contemporary Buddhist Monastery: Interview with Venerable Miaojiang

by : Guoying Stacy Zhang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monasteries have played an instrumental role in spreading Buddhist Dharma. A monastery not only provides learning and sadhana (practice) facilities for the sangha, but also serves as a sacred space for public worship, as Buddhist devotees take refuge in the Three Jewels of the Buddha, the Dharma, and

the Sangha. That is why the Buddhist community has invested so many resources in renovating and rebuilding monasteries. This phenomenon is particularly common in China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since the country has experienced dramatic economic growth and resurging popularity in Buddhism.



Ven. Miaojiang at the Ordination Ceremony
© Fu Yiqun

Since 1997, Venerable Miaojiang (妙江), director of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Shanxi Province and deputy director of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has been working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 Sage Monastery of Bamboo Grove (大聖竹林寺) on Mount Wutai. As the Bodhimanda (seat of awakening) of Bodhisattva Manjusri, Mount Wutai has been a major pilgrimage destination for Buddhists from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Mongolian traditions for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There are about 50 functioning Buddhist monasteries and many more sacred sites on Mount Wutai. While many of monasteries and sites have been admired for their ancient architecture and art, or historical association with the imperial court, the Great Sage Monastery of Bamboo Grove had almost faded into oblivion when Venerable Miaojiang first went there in 1988. As a young monastic, he was appointed by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Shanxi Province to manage the monastery. However, at his arrival, he only found a white pagoda from the Ming dynasty, a few rundown buildings, and two

residing monks. Nevertheless, he stayed.

Venerable Miaojiang was born in 1952 to Buddhist parents in a village near Datong city in Shanxi Province. Despite the unfavorable socio-political environment for Buddhism, he grew up in local monasteries and, and in 1968, he officially joined the sangha. Nowadays, h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Buddhist leaders in China, and also serves as the abbot of the Bishan (碧山 , “Green Hill”) Monastery—the most renowned shifang conglin (十方叢林 , public monastery) on Mount Wutai.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monastery has accommodated and even financially supported numerous sangha members who have visited Mount Wutai.

While Venerable Miaojiang has stayed at and visited many famous monasteries throughout his career, he feels most joy at the Great Sage Monastery of Bamboo Grove. For him and the sangha community there, it has a long and significant tradition that needs to be revived, regardless

of the recent obscurity of the monastery. In fact, the monastery was founded in 771 by Fazhao, the fourth patriarch of the Pure Land School. According to the Song Biographies of Eminent Monks,* Fazhao had had visions of Bodhisattva Manjusri and a paradisaal monastery named the “Great Sage Monastery of Bamboo Grove,” for years. Therefore, he set out on a pilgrimage with his disciples to Mount Wutai, searching for such a place. Eventually he saw the manifestation of Manjusri and Samantabhadra teaching the Dharma, and, on that spot, he constructed a celestial monastery named after the “Great Sage Monastery of Bamboo Grove” from his visions. By 838—when Ennin (圓仁), the Japanese Buddhist master of Tiendai School, came to Mount Wutai—the monastery had developed into a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 composed of six complexes.** One of the complexes, the Complex of Vinaya, operated one of the two nationally recognized sima (戒壇, ordination shrine).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to restore its former glory, Venerable Miaojiang, together with his disciples and local workers, h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the remains of the Great Sage Monastery of Bamboo Grove into a magnificent architectural compound. Built on the slope of a mountain, the monastery covers an area of 170 mu (about 28 acres).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the local community. Back in 1997, all the villagers signed an agreement to grant the venerable as much land as required for rebuilding the monastery. Such an act was partly out of religious piety, and partly out of gratitude. When the village school was heavily damaged by rains, the head of the village turned to Venerable Miaojiang for help. Venerable Miaojiang made a donation that covered the costs not only of the new buildings but also of all the desks and chairs for the students. When it comes to the Great Sage Monastery of Bamboo Grove, however, Venerable Miaojiang never raised funding for its reconstruction. He simply resumed the project whenever there were extra resources.

The layout of the monastery is modeled on monastic architecture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ut its design is infused with creativity—there are splendid sculptures made of various materials, tilework of Amitabha Buddha guiding sentient beings to the Western Paradise, stone carvings of Fazhao’s visions, a replica of Mount Wutai depictions at Dunhuang, and hidden pathways leading to another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all arranged in harmony. An accomplished calligrapher and painter himself, Venerable Miaojiang told me, “all forms of Buddhist arts, be it painting, sculpture, writing, music, or chanting, are expressions of Buddhist teachings. Therefore, regardless of our social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anyone can find a form to which they can relate”.

When I asked Venerable Miaojiang how he came up with the plan of the monastery, it turned out that there were never any design drawings, and that everything came from his mind. Venerable Miaojiang revealed

to me that when he arrived at the monastery on the 10th day of the eleventh lunar month in 1988, he immediately recognized the white pagoda from a vision he had when he was reciting the Shorter Sukhāvatīvyūha Sūtra (阿彌陀經) at the age of 15. That was on the 20th day of the eighth lunar month in 1973, as he remembers clearly. Moreover, along with the pagoda, he also saw a grand monastic compound which has now been actualized at the Great Sage Monastery of Bamboo Grove. “This is ganying (感應, sympathetic resonance)—when you affect the Buddha and bodhisattvas with faith, they respond. The project has been effortless,” Venerable Miaojiang smiled.

In the past 20 years, hundreds of followers of Venerable Miaojiang have come to Mount Wutai to be tonsured or ordained under his name. Some of his disciples have become abbots themselves; some go on to Buddhist academies or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Meanwhile, the Great Sage Monastery of Bamboo Grove is reviving its historical

role as a 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 Apart from educating generations of monastics living at the monastery, teachings are also organized on a national scale, each year, for both sangha members and lay Buddhists. In 2016, the Wutai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Buddhism and East Asian Cultures was established, which brings together monastics and scholars, from home and abroad, to exchange ideas and enrich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Buddhism. Since 25 May this year, the Great Sage Monastery of Bamboo Grove and the Bishan Monastery have been co-hosting a solemn ordination ceremony which will last for a month. It has drawn around 1000 novice monks and nuns from all over China.

Unlike most monasteries on Mount Wutai, the Great Sage Monastery of Bamboo Grove does not charge entry fees. In fact,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the monastery has given rise to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locals, as

they opened up restaurants and hotels for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visitors. The benevolence of the Great Sage Monastery of Bamboo Grove is not limited to people at Mount Wutai or in the Buddhist community. Venerable Miaojiang has generously donated to disaster relief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2008 Chinese winter storms,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and the tsunami in Indonesia, as well as to sponsoring more than 20 schools in China.

“The role of a monastery has never changed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Venerable Miaojiang said. “A good monastery, a good monastic, or any good place should help to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nation and save the commoners from suffering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this is how we sangha sustain the wisdom of the Buddha and keep the dharmachakra turning.” 📖

* See *Song Biographies of Eminent Monks* (宋高僧傳) compiled by Zanning in 988.

** See *The Record of a Pilgrimage to China in Search of the Law*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compiled by Ennin in 847.

來到與世隔絕的大浪村， 品嚐炳嫂的隱世素食 私房菜！

文：說柏

香港人口不斷增加，社會上近來更出現開發郊野公園建屋的討論，綠色土壤恐怕越來越少！慶幸在這個石屎森林裏，還有一位有心人，她多年來堅守一片綠色小天地；讓城市人來到這裏，仍可呼吸一口新鮮口氣，感受大自然農田的氛圍，還能品嚐到她巧手的素食私房菜！

山長水遠 車路不可達

在大嶼山大浪村開設私房菜的炳嫂，原是長洲原住民，夢想是擁有一塊農田，種植不同蔬菜，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十多年前，她決定移居大浪村實現夢想——大浪村位於大嶼山南部的芝麻灣，距離長洲約二十分鐘船程。這裏沒有車路可達，如從陸

炳嫂在大浪村開設私房菜，提供即摘即煮的新鮮素菜。

© Tim Liu



路前往，遊人須由貝澳出發，步行約一小時山路才到達。先天的偏遠地理環境，令大浪村恍如與世隔絕，平日人跡罕至，這或許是炳嫂當初「看中」大浪村的原因。

炳嫂的家族經營酒樓，讓她從小得到實戰訓練，煮得一手好菜，「我奶奶食長齋，煮素菜絕對難不倒我！」隨著素食風氣日盛，炳嫂發現近年多了茹素人士預約光顧。「吃素的客人，對素菜的要求各有不同，有的不吃蛋奶、五辛，有的就連菇類也謝絕。每次客人打電話來，我都會先問清楚他們的口味！」

素食菜式 即摘即煮

香港的素食餐廳越開越多，但不少素友仍願意花上數小時、山長水遠從市區來到大浪村，品

嘗炳嫂的素食私房菜，為的是吃那一份屬於大自然的農田風味。到訪當日，炳嫂特意準備了一頓半 Raw Food（生機飲食）、半熟食的炒芋絲素菜包，「夏天很適合吃 Raw Food，但不是個個都接受得來。我將炒香了的芋絲配上自家種植的新鮮紅菜頭、沙葛、椰菜及甜辣椒等，將這些食材包裹在甘甜的白麥菜內，再點些自家製甜酸醬一同吃，賣相色彩繽紛，口感亦很豐富。」

另一道以自家種紅蘿蔔、牛蒡煲的素湯，同樣清甜好味；還有檸檬醬凍豆腐、梅菜蒸茄子，以及供下午茶享用的客家茶棵與洛神花茶……都不是些甚麼複雜菜式，但珍貴在大部份食材皆來自炳嫂的農田，連醬料也是自家泡製。「所以我要待客人到來前兩、三天，看看農田有甚麼收成，才會想到煮些甚麼菜！」



炒芋絲素菜包色彩繽紛，賣相十分吸引。

© Tim Liu



炳嫂的素湯以天然山水來煲，份外清甜。

© Tim Liu



洛神花茶配客家茶棵，是炳嫂的招牌下午茶餐單。

© Tim Liu



客家茶棵的餡料，採用自家種花生及芝麻，再磨成粉狀。

© Tim Liu

炳嫂也會在外購買食材，並盡量選擇大嶼山的有機農場，「顧客吃的食物，我也會吃，當然要對自己好些！」即使是非素食者前來，炳嫂也不會提供大魚大肉，畢竟由她親自種植、即摘即煮的新鮮有機蔬菜，才是這裏的賣點。

愛惜健康 推崇綠色生活

不時不食、嚴選食材，是炳嫂對健康飲食的要求。這份堅持，源自她小時體弱多病所致。

「從小到大，我的身體也『麻麻』，常有肝病。長大後健康好些，我開始看許多食療書，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尤其多吃對肝有幫助的食物，漸漸我便抗拒加工食物，亦減少外出用餐。」十多年前她來到大浪村「開荒」，就是想擁有一片農田，自己種菜自己吃，亦希望和其他人分享。

歷經風雨 仍然堅守到底

來到炳嫂的有機農田，她如數家珍介紹各種蔬菜水果，亦心痛不少收成被附近的水牛吃掉。

「朋友提議不如加電網，但我不想傷害牠們，唯有再將圍欄加高些吧。」可見炳嫂的慈悲心，明白水牛「來襲」是大自然生態的一部份，必須接受它的存在。但說到多年來經營私房菜及農田所遇到的困難，水牛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問題——原來炳嫂初到大浪村時正值沙士後，她和丈夫花了不少時間及金錢裝修，卻因為拿不到牌照而不能營業。後來問題解決，又因颱風吹塌大浪村碼頭，遊人不能從長洲搭船入來，令她整整一年不能做生意。「當時手停口停，兩個女兒還在念書，丈夫只得出外再找工作維持生計，只我留守在此。」

與同路人合作 推動綠色生態圈

碼頭重建後，炳嫂終可重新開業，她亦遇上周兆祥，對方希望在大浪村舉辦綠色生活營，和她一拍即合，合作至今。「周先生教曉我很多植物的好處，例如我以前不知道甚麼是秋葵，他便教我如何種植，還有洛神花、紅菜頭等，都是當年他建議我栽種的。」七年前，香港首間螢火蟲館在大浪村開幕，炳嫂亦協助館長在這裏進行研究，由此漸漸形成一個綠色生態圈，吸引不少熱愛素食、嚮往大自然的朋友遠道前來大浪村。炳嫂多年來亦一直和周兆祥及螢火蟲館合辦不同工作坊及體驗營，推廣健康綠色生活。

「我很喜歡大浪村的生活，很寫意。現在兩位女兒已出身，我亦無牽無掛，只希望繼續留守這裏，希望多些人品嘗到我的收成，認識不同的植物，和大家交流下廚心得，他們回家後如法炮製，吃多些綠色食物，體會綠色生活的好處。」誰說香港容不下大自然？前提是我們必須好好珍惜並堅持，別要讓僅有的綠色土壤也失掉。🌱



炳嫂的心血，全投放在她這片悉心打理的農田上。

© Tim Liu

放人一條生路

自己點火

文：傳燈法師

去年，院子右側山坡上的野草，經過春雨滋潤後迅速長高了許多。我們無暇打理，又怕蛇蟲鼠蟻藏匿，便請擅長園藝的朋友過來看看。朋友建議分三次噴除草藥，好處是它只除草，不傷及花木。我心想這藥真神，竟然有識別功能。

三個月裏先後噴了兩回藥，果然野草枯黃了，可我也發現，平日常在院子裏覓食、嬉戲的鸛鵒、喜鵲、蝴蝶、蜜蜂瞬間都消聲匿跡了；還有菜心、番茄，以及原本很茂盛的松樹也患了蟲害。



本來還要噴第三次藥，可以一勞永逸，但我們拒絕了。

§

有些錯失是可補救的，只要肯懸崖勒馬。

朋友的外甥女家住元朗郊區，他們擁有的多畝農田都是一家努力勞作分批購得的。村裏的年青人大多跑到城裏去發展，留下的老人動不了了，便把田地轉售。

夏日豔陽下，一簇簇生氣蓬勃的姜花盡情盛放，散發出獨特的香味。外甥女很能幹，經常工作至天黑。有日她在田裏拔草至晚上十點多，突然從草叢裏爬出一條約兩尺長的毒蛇，她臨危不亂用鋤頭把蛇殺死了。

在電話裏她向朋友炫耀自己的膽識，還揚言要把蛇吃了。朋友聽說蛇有靈性，如沒有害牠之

心，牠絕不會攻擊，可外甥女遇到的是條毒蛇，那是壞事即將臨頭的預兆，最好放牠一條生路，否則麻煩事將接踵而來。

「你已經把牠打死，千萬別吃牠了！」她婆心相勸，但外甥女聽不進耳，她決定把蛇膽浸在補酒裏要來補身，更會煮一鍋蛇羹讓家人享用。

過不多久，她在田裏工作時聽見雜草堆裏傳來「沙沙」的聲響，朝著聲音的方向走過去，又發現有條約莫三尺長，差不多手臂般粗的毒蛇被困在棄置的網堆裏。她趕緊用木板把蛇圍起來，心想等丈夫回來便把牠殺死吃了。儘管很多人勸她把蛇放生，她卻我行我素，一意孤行。

不久，她和丈夫便因僭建問題惹了官司。原來他們向來跟村人關係惡劣，屋旁一條公家路本是村民共同使用的，但自從購入四周的田地後他們便築起圍籬，不讓人通行。談判破裂後，村人一氣之下聯署上稟法院。政府很快派員來勘查，才發現他們所住的洋房有一部分建在公家地上，立即下令拆撤；但他們賴死不依，還問官員可否以地易地，免得拆屋，政府不理，還開罰單，每耽誤一日就罰款數百元。

古羅馬哲學家西賽羅（Cicero）說：「只要是人，都會犯錯，但唯有愚人堅持一直錯下去。」當初若他們肯放人一條生路，事情大概不用弄到這般田地。

佛門網致力弘法利生的志業，營運經費有賴各界人士慷慨捐助。您的捐助能幫助佛門網為讀者提供更多元化的內容，利益眾生。請踴躍支持！

捐款表格

我願意支持佛門網（凡捐款港幣 \$2,000 或以上者均可收到佛門網 2016/2017 年度出版的印刷刊物*）

☐ 港幣 \$3,000 ☐ 港幣 \$2,000 ☐ 港幣 \$1,000 ☐ 港幣 \$500

捐款方式

☐ 附上劃線支票共港幣 \$ _____

支票號碼：_____

抬頭：佛門網有限公司

我願意每月支持佛門網（凡每月捐款港幣 \$200 或以上者均可收到佛門網最新出版的印刷刊物）

☐ 港幣 \$200 ☐ 港幣 \$300 ☐ 港幣 \$500 ☐ 其他金額：港幣 \$ _____

網上捐款

請到以下網址填寫捐款資料，登記成為每月捐款者！

<https://donation.buddhistdoor.org/tc/form/monthly>_____



捐款人資料

姓 名：_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

日間聯絡電話：_____

出生日期：_____

(DD/MM/YY)

電郵地址：_____

通訊地址：_____

為了讓捐款人了解佛門網的最新動向，我們將使用閣下提供的姓名、電話號碼、電郵及通訊地址，向您寄送捐款收據及活動消息。所有個人資料絕對保密，並會嚴格遵照法律規定處理。如您不欲收取資訊，請在下面的方格內加上剔號。

☐ 我不欲收取佛門網資訊

～阿彌陀佛～

請將此表格連同劃線支票郵寄至：香港荃灣青山公路九咪半發業里 8 號「佛門網」收

* 佛門網定期印刷刊物：《一門超出》、《明覺文庫》



郵
票
位
置

香港荃灣青山公路九咪半發業里 8 號
佛門網



派發地點

廣告查詢：(852) 2405 6328 / enquiry@buddhistdoor.com

串門子
台灣台北市大安區
麗水街13巷9號一樓

無事生活
台灣台北市信義區
吳興街461號

台北



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馮景禧樓204室

大覺 福行中心
大覺福行中心
香港九龍長沙灣長義街10號
昌隆工業大廈12樓A1室

淨慈
香港元朗駱湖路17號
順發樓三樓P-G室

佛教徒可紀念中學
香港新界大埔山
大埔大道東39號

東蓮覺苑雲來集
東蓮覺苑雲來集
香港葵青祥利街9號
祥利工業大廈23樓

良好 Goodnuts
九龍荔枝角
青山樓588-592號
永盛工業大廈3樓06室

BRICK LANE
BRICK LANE Gallery
尖沙咀
棉登徑17-23號地下

happy ours
Happy Ours Café
北角丹拿道八號
尚悅三樓咖啡閣

東蓮覺苑
東蓮覺苑
香港鵝地山光道15號
TUNG LIN KOK YUEN

禮
禮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89號
朱均記商業中心16A

Green Common
中環德輔道中173號
南豐大廈1樓1號舖

Harvester
Harvester
上環新街市街
德利商業大廈A-1舖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香港薄扶林道
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
賽馬會教學樓4樓415室

雲茶境
雲茶境
網羅灣百德新街55號
A座10字樓



出版：



佛門網
buddhistdoor

